

· 通俗文艺小丛书 ·

XIAO

NU

XU

小 女 婿

(評 劇)

遼寧評劇團集體創作



通俗文藝小叢書

小女婿

(評 劇)

榮獲中央文化部第一屆全國戲曲

觀摩演出大會劇本與音樂獎

遼寧評劇團集體創作

春風文藝出版社

1960年·沈陽

海风出版社出版（上海福州路二四四号）

红学室大南书局（上海福州路二四四号）

北大图书馆（北京） 北大图书馆（北京）

787×1092 1/32 • 1% 印数 • 18,000 册 • 印数 • 18,000 册 • 1980年5月第1版
1980年5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30459•300 定价(4)0.08元

第三場 保 媒

地 点：楊发家。

人 物：楊发、楊妻、香草、香菊、陈快腿。

〔幕启，楊发上。〕

发：（唱）立夏已过天气暖，
 鏟了麦子又栽烟。

 起早貪黑勤蒔弄，

 到秋后一定是丰收年。（鎖板）

（点烟，边抽边白）从打解放以后，我家里这两垧地，蒔弄的不錯。这两年小日子过的倒是不“离儿”，过年再买个牲口，往后一年比一年不就更好嗎！可就有一样，老两口子，只有两个闺女，沒有儿子，将来有那么一天，咳！連个打灵头幡的都沒有。我大闺女香

草倒是能干，家里活地里活是哪样都行，顶个小伙子使唤。可是闺女大了总在家，就得跟她操心哪！这些天村里有一帮人到一块儿就乱讲究，见了我还就不说啦。我仔细这么一打听啊，还是我们香草跟田寡妇的儿子小田喜闹什么自由恋爱呢！再要不管不得叫人家笑话死啊！我还有啥脸见人哪！（想了一下）香草她妈呀！香草她妈！

妻：（内应）干什么？

发：来，我跟你核计点事。

妻：等一会儿吧。

发：咳，快来吧，要紧的事。

妻：刚纺完了半个线穗，你又喊啥？

〔妻上。〕

发：咳，真是女大不可留哇！

妻：什么事？你倒说呀！

发：你还做梦呢！我一出门就有人指我脊

梁骨。鬧了半天，是咱們香草跟田喜鬧什么自由恋爱呢！你說这有多丢人啊？

妻：真有这个事嗎？

发：人家誰不知道哇！

妻：怪不得香草总当我說，田喜这么好、那么好的。还有人說咱們香草下地干活跟田喜叫着勁儿的干，說秋后两个人都要爭模范。

发：那就是給你話听呢！

妻：反正香草也沒有婆家，香草要是願意那就把香草給他吧，一俊遮百丑，免得人家笑話。

发：給他！你說个好听啊！沒有三媒六証，又不是父母主婚，那能光彩嗎？还不得叫人家說先有后嫁啊！咱們是正經過日子人家，丢得起那个人嗎？

妻：現在不是时兴男女自由恋爱嗎？

发：那不过就是那么說唄！你看哪家的大姑娘，沒事净跑大街，講什么恋爱玩

去来！

妻：可倒是好說不好听的。

发：再說，田喜这小子也就是这二年唄，翻身啦，分了两垧半地，吃了两顿飯，先他媽学会自由恋爱啦！

妻：你吵吵了半天，倒是怎么办哪？

发：好办，托个媒人給香草找个門当户对的婆家，明媒正娶，那有多光彩，也就沒有人說长道短的啦！咱們还能得点彩礼呢。

妻：（想了一下）可也好，可是……誰家还出那么多彩礼呀？

发：一家女百家求，就凭咱們香草沒有人要？要想要人，就准有錢唄！

〔香菊領陈快腿上。〕

陈：（边上边問菊）你爹媽在家嗎？

菊：在家呢！媽，陈二嫂来啦！

发：（对妻）正好！（出）他嫂子来啦！咋不进屋哇？

陈：大叔、大孀都在家哪！

妻：你看他嫂子总是这么干净，这两天打扮的更俊啦！

陈：看我大孀，净说俏皮话儿！

发：快坐下，抽烟吧。（对菊）咋不出去玩呢？

[菊下。

陈：我大妹子没在家呀？

妻：妇女会找去开什么讨论会去啦！

陈：是啊！开会是好事儿啊！我要不是忙不开，我也早就参加啦，这个妇女会倒是好啊！

妻：叫大家生产过好日子还不好吗！

陈：唉！象你们香草去开个会啥的，有多高兴啊！

发：她嫂子……咱们都是老街旧邻的，是无话不说呀！你说我们香草这阵名声咋样啊？

妻：你问的是啥话呀？

陈：咳，我的大叔大孀，谁好谁带着，说

也是背地說，當面說不又是扯懶老婆舌啦？

發：咱們不是有交情嘛！

陳：是啊，沒交情我也不來呀。告訴你們吧，現在你們香草開的可不象話啦！

妻：（急問）真的嗎？

發：你都知道吧？

陳：你們听我說呀！

（唱）你們別着急，別上火，
这个事算來足有一年多，
我總想對着你們說，
咳！好象我盡扯懶老婆舌。
現在全村人人都看破，
那紙里哪能包住火，
你老的名譽可大有關係呀，
事情鬧大可了不得！

妻：（唱）咳！真囉嗦！

稀里糊塗說了一大串，
真正存心急死我。

发：（唱）到底是怎么回事，
别拐弯简直的说。

陈：（唱）大婶抽袋烟，
大叔你别上火。
咱们有交情，
我就不能不按实说。
田寡妇儿子小田喜，
别看人小办出事来真缺德，
整天硬装好不错，
见了香草嬉皮笑脸鬼鬼祟祟一个
劲的磨。

在昨天，日头落，
我从打村子口路过，
看见他们俩，手拉着手，
膀靠着膀，直唠体己喀，
气的我直个劲的打哆嗦。
村里的人，仨一堆，俩一伙，
有的说要开斗争会，
叫他们两个坦白实说，

这事要闹下去可了不得。

发：（气的跺脚）这不是要我的老命吗？

陈：（唱）女大不可留，一点也不错。

依着我說，

趁早给她找个婆家，

省得旁人又把闲話說！（鎖板）

妻：这有多丢人哪！

发：她嫂子，咱们可有交情啊！你可千万
別看笑話啊！我求求你，給我們香草
找个婆家行不行？

陈：大叔你說的这是啥話呀？現在能随便
保媒嗎？再說我今年經過政府教育，
早就洗手不干，参加生产啦，这要叫
妇女会知道还了得……我可得走啦！

发：他嫂子你听透，这事儿办妥，白不了
你。

陈：看大叔你說这話不就远啦嗎？啥白不
白的，我怕妇女会知道那可就糟啦！

发：不怕，咱们偷着办！她嫂子你想想，

有合适的人家没有？

陈：（故意想一下）哎呀，合适的倒有一家……

妻：谁家？

发：哪村的？

陈：这家可挺相当啊！

（唱）就是河西老罗家，

他爹下世就有一个妈，

又没有兄弟姐妹就娘俩，

我管保香草过门后就当家。

发：这个人是上学呢？还是种庄稼呢？

陈：（唱）他正在念书能写能画。

妻：今年多大啦？

陈：（唱）他不是十七，就是十八。（锁板）

发：你说的是河西罗香九家吧？

陈：是啊！你老认识吗？

发：认识倒不认识，听说过，他们在早先
不是拴过车拉过脚吗？

陈：现在人家也是有车有马的人家啊！

发：罗寡妇的儿子有十七八啦？

陈：咳！我的大叔大孀呀！姑爷小两岁怕啥？你忘啦头几年人家老李家的姑娘二十岁嫁给个十岁的女婿，后来不也是生儿养女的吗？两口子不也是挺对劲的吗？

妻：就怕香草她不願意呀！

陈：她願意嫁给田喜，依着她能行吗？再说人家老罗家有三间正房，三间厢房，一辆胶皮大马车，就娘俩，过门就当家。婆婆还能活几年哪？将来不都是香草的呀？那时候你们老两口子不也能跟着沾点光啊！

妻：沾光不沾光的倒没啥，可是香草……

发：（自做决定地）好啦，行啊！就这样吧！

（对妻）这门当户对明媒正娶的，她光彩咱们也跟着体面哪！（对陈）可是我得要点彩礼。

陈：唉！大叔这是好话，多要点彩礼啥都有啦。

发：我要……双猪双酒，双铺双盖……另外要二十石的粮食。

陈：唉呀，太多了吧？

发：我们香草在家可顶个大小伙子使唤啊！她要是走了我们家可就少个人干活呀！（对妻）我打算拿这笔钱买一匹骡子，那咱们的力量可就足啦！

妻：得跟孩子商量一下吧？

发：商量什么？爹妈主婚还有错？

陈：是啊，当爹妈的还做不了孩子的主吗？（对杨发）大叔，人家说啦，彩礼多点不在乎，可是人家等人使唤，眼下可就要娶呀！

发：咳！我比他还着急呀！只要把彩礼拿来，明天娶也行！

陈：好！这就算妥！那你就写个生辰八字吧！

〔发写八字，草上。〕

草：（唱）妇女主任在会上号召，

抓紧時間把草薅，
我們小組重新布置好。

陈：大妹子回來啦，開完會啦？

草：（唱）陈二嫂听我把开会的事情細对你
学。（鎖板）

（白）妇女主任号召咱們妇女都要下地
薅草，你不是還沒參加嗎？

陈：啊！我真想參加呀，就是家里活太忙，
还得做飯啥的，等我跟你二哥核計核
計再說吧！……我走啦。（下）

草：这个人整天滿街跑，不干活，真象个
二流子！

发：哼！你还說人家呢？

妻：看你，狗肚子装不住半斤猪油。

草：媽，什么事？

妻：沒啥事，你吃飯去吧！

草：我吃啦。

发：你在哪吃的？

草：在妇女主任家吃的。

发：我說你挺大个姑娘，老在人家吃的哪門子飯啊？

草：妇女主任吃完飯就到区上去开会，跟我說个事，順便吃頓飯怕啥的。

发：怕啥的？明天你这个妇女會員別他媽的給我当啦！

草：不当會員？就怕你說了不算！

发：怎么？我說了怎么就不算呢？（欲追問草，妻忙制止）

妻：看你們爷俩一說話就抬杠！啥事不能商量着說。（对草）香草，媽告訴你点事！

草：媽，你老說吧！

妻：（唱）这是一件大喜的事，
媽当你一說，
你一定欢喜。

草：媽，什么事？

妻：（唱）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媽給你找了个好女婿。

草：誰家？

妻：（唱）你女婿他爹早就去世，
就剩个寡妇妈，还是个好脾气。

草：妈，到底是谁家呀？

妻：（唱）是河西老罗家，有房子有地，
你过门就当家，
管保不受屈。

草：妈呀！

（唱）婚姻事一定要取我同意，
背着我就作主我可依。

发：这不是跟你商量呢吗？

草：（唱）这门子亲事，我不愿意。

发：你不愿意，你打算怎么的呢？

草：我……

（唱）说出来爹妈先别发脾气，
我打算嫁给小田喜……

发：呸！

妻：香草啊！你怎么愿意嫁给他呢？

草：（唱）他年轻的庄稼汉子有出息，